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六十一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三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
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

君傳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教升
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

上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首也
今既佛道齊妙與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認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
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

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晏為一
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

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
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

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論本朝又有益伯夷傳者異哉
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本朝又有益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
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更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
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其莊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教

葛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為善而無報

也

王鑒曰太史公伯

夷傳屈原傳時出

議論其亦自發其

感憤之意夫韓退

之何蕃傳亦從此

意

李塗曰傳體前叙

事後議論獨韓退

之王承福傳叙事

議論相間頗有伯

夷傳之風

茅坤曰以議論叙

事傳之變體也

唐順之曰此傳如

蛟龍不可捕捉又

曰勢極曲折詞極

工綴若斷若續超

玄入妙

陳沂曰傳伯夷先

言由光等因其有

逃讓之說也明其

不足信也

王慎中曰當亮之

時環康衛而處者

皆可以為巢許而

混不見稱二子者

以不屈為高而求

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昇老子申子為列傳首乃列老莊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並列蓋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

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止四

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

病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

重器

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

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乃退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

由不欲聞之洗耳於颍水濱時有巢父牽犢飲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

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

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

由殘莫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

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十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

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東方朔見其文稱余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

而加太史公曰也

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自況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藥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

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慨古代反說

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

周粟而餓死睹音觀軼音逸謂見逸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

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慨古代反說

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

周粟而餓死睹音觀軼音逸謂見逸

免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子後不異哉讀史者方且決其者之有無以闢傳事之妄子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用尤不得侈以為高耳董份曰先叙登其山見有其人也按堯謬許由蓋莊周寓言眇天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家乃明其賢

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善人而遠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道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證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又正義曰本前註兩寅作殷湯正月三日兩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蘆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益者疑辭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相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

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秦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采薇而食之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采薇而食之

索隱曰薇葉皆似小莢蔓生其味亦如小莢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

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攝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奪故我于嗟徂兮命之哀矣索隱曰于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遂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哀矣索隱曰于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遂

然富貴何足求耶
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若
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
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
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
孟軻氏以為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
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
業者夷與太公也
太公庸揚而夷諫何歟夫既已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
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
疑于不類當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
歸周歸文王也觀夫子稱文王至德
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
歸周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
與太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遷

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

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

厭。索隱曰厭言飢也。謂不厭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餐也。故曰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

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盜跖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

弟為天下大盜。故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暴戾恣睢。索

世傲古號之盜。跖之惡戾也。鄉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

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鄉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

恣睢。謂恣行為非。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跖兇暴。惡戾恣性。怒

白日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聚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

也。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

○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家在陝州河北。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

齊州平陵縣有即志云盜跖家在陝州河北。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

盜跖家未詳也。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

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

盜泉。泉足高山之頂。竄跡澶洲之濱。是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行不由徑曰澶

臺滅明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

之行

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

龍達比干

屈平伍胥之比

余甚感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之說其亦未可以為証哉
林希先曰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議論與列傳不同蓋變體也其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遭禍災盜跖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子長蓋已知之矣
韓愈曰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飢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焉而自明也
王直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史遷何

定之詞也為天道不取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曰太史公引孔

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故曰官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正義曰太史公引孔

雖執鞭職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何晏曰大

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
舉世混濁

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

苟合於盜跖也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

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死之輕若此又者一解云操行不

若此也
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

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

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君子疾沒後懼名墮滅而不

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
正義曰賈子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墮滅而不

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引也作鵬鳥賦云貪夫狗

財正義曰狗財退反狗求烈士狗名
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眾庶馮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情益焉恃於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

即貪之義
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狗財夸者死權眾庶馮生乃

成其
同明相照
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狗財夸者死權眾庶馮生乃

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
聖人作而萬物覩
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

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

得觀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謙也聖人有養生之

德萬物有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

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

使萬物見觀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
三

多見事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

夫之殉卒者之死
權眾庶之為生各
從其志也至若
之士云云繼求通
篇大意無管疾沒
世不稱之語也以
漫滅不稱者為可
悲則夷齊得夫子
名顯者為可無怨
明矣
茅坤曰論歸子正
董份曰妙處在雜
引經傳較若出諸
已而縱橫變化莫
測其端尤特環說
茂人乃有改正伯
廣傳者終矣
楊升菴評曰春秋
首隱公史記世家
首吳泰伯列傳首
伯夷贊讓也末嘗
不嘆其研精史李
后讀太史公自序
曰泰伯避歷荆蠻
是通文武故與古
公王連闡虞越條
齊子胥賜夷信詔
親越吳國既滅嘉
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乃知升菴之

無人不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
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
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
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
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哉天下之父母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耳
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
有辭于
紂也

孫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
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
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
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
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其首有
藥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
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暗軼詩可異焉觀米
薇之詩則疑于怨矣叙其事述其歌中之曰怨耶非耶其未禱引經傳之文
而卒歸之伯夷叔齊維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萬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
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其歸則不出最初
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為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
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論本此又讀朱子

曰孔子稱伯夷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澤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始雖不

免于怨至得孔子

而名益彰不如由

光不少概見則向

之西山餓草數詩

寫怨者皆付之永

清風釋矣又何怨

此太史公縱橫妙

處雖大經謂東坡

亦壁賦步驟此傳

信然

董份曰太史公言

伯夷叔齊不能先

忍惟得孔子言之

故盜顯若由光義

至高而不少概見

故后世無聞焉是

以砥行立名者必

附青雲之士也此

一篇大意若不如

此則首尾似不相

貫而引由光事少

味矣

按丹鉛摭錄云

青雲之士謂聖

賢立言傳世者

孔子是也附青

雲則伯夷顏淵

則高侯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重不

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如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

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

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

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

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

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

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

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

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

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畧也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

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

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俗之所欲因

耻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之所欲因

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

輕重謂

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

矣

齊桓曰伯夷叔

言夷齊以烈士狗

名得夫子序刻而

名益彰宜先怨也

惟夫岩穴之士破

行立名如夷齊者

后世不遇夫子而

名不傳為可悲可

怨耳通篇委曲感

嘆子長蓋自許而

自傷也越含有時

言其所起在此則

所舍在彼越富貴

則舍令名起今名

則舍富貴若此類

若伯夷之類也正

義所註似未明

楊慎曰自管仲至

王霸皆為左傳國

語國策所掩

唐順之曰此傳縱

橫自得非軌轍可

尋蓋所謂神化者

耶

楊慎曰此傳凡三

段俱有緣結首叙

管仲之出處而以

致君之功結之次

錢也管子慎權衡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

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

曰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

正義曰沫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

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實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正義曰三歸三姓

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

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

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

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

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

讓非云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

功能白衡秤也謂國無道則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追反縲黑索也

制秤量之可行即行繼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年親弊冠反裝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

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飢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也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正義曰縲紲反註

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當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

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五

言受鮑叔之知而
結之天下多其知人
伯之相累而所以
以為謀者結之而
一傳畢矣亦傳之
一體

增屠隆曰綿綿之
葛在於中野良工
得之則絺絺不得
則搗死士不得相
知則沒世而文米
不見管子信才賢
微鮑叔則齊國一
鵲因耳故仲所為
鴻鸞鸞者皆叔
有矣是以君子貴
叔也余故高其義
及牢頤時實為之
立祠云
凌約言曰前後述
管仲自言凡兩見
而叔事即在其中
矣此太史公傳記
一法也
茅坤曰以下並次
鮑叔之賢客以形
主之體
按考要云鮑叔
之死也管仲舉
上衽而哭之哀
從者曰非君父

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
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塚也
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
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
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
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
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
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
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
也○正義曰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
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
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義匡救國
晏子死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豈所謂

子也此亦有說
乎管仲居道所
以知已者若之
且曰士為知己
者死而況為之
哀乎

王荃曰此十餘世
是言鮑叔而索隱
所註似言管氏不
知何故
唐順之曰了鮑叔

索隱
唐順之曰了鮑叔

是時冠帶之國奉
布馬莫不以其驍
雄獲驚之氣爭長
不下管子矣輔齊

侯約來列國列國
雷動而赴之計其
所展布鴻毛蔚烈

哉世人往往以器
小管焉夫金管子
當仲尼則器小令

與後世人物望長
較短何如耶後世
機線之士動輒張

口依之乎孔孟謂
管晏卑卑無奇此
平居抵掌可耳令

身為之何論匡合
即群百夫度蓋之

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
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

善如此賢哉良史可
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秉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福
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莊史忻執鞭秉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福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泉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傳大夫如展
季遠瑗銅錕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
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

潔行餓死者同乎哉而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
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以察其心若鮑
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
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于濟事不暇顧在我
之正守已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晏子之敬待然

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融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
景公欲相孔子嬰實沮
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六十三

老子者正義曰朱韜王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

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

母八十一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

又云玄妙王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者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
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孽
也考教象理連成聖孽乃孽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口索
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嘗也

唐順之曰善因禍而為福數句得仲子骨髓

茅坤曰按此一段推辟管仲心

按三事即因禍為福轉敗為功所謂輕重權衡也太史公連下實字因而字而管仲相拒之

顯業具見矣柯維騷曰管子順民從欲之論是矣而子之為取則老子之術耳太史公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管仲殆然乎

按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聞之

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

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昔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若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即苦音佔○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記云九井縣城東有潁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晉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

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也疑老子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也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為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蓬累猶扶特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攜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為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威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過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

晏子春秋云仲尼曰靈公汙晏子

事之以豐齊莊子

壯晏子事之以宣

武景公奢晏子事

之以恭儉

茅坤曰節儉力行

一曰道盡晏子

唐順之曰虛語敘

筆歐公誌文多用

此法

按順命謂直行也

楊慎曰晏子之事

多矣而太史公詳

載此有深意焉

凌約言曰此傳只

載越石父及御者

二事見晏子仁而

能下人此又太史

公傳記一法也

王維禎曰記脫石

父于尼見好賢記

御者見謙慎

光緒曰春秋時伯

宗每朝宴必戒

之曰盜憎主人

民惡其上子好

直言必及於難

地如敬姜齊姜

皆女流而行君

子然此猶其貴

者耳至於卻缺

十二里正谷關在陝州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

也○正義曰強其兩反為散關令是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

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終亦著

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述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

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

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菽為牆蓬蒿

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艾為食壑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

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續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言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

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或也王清云老子為老子故二百餘歲○六

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時見衰於

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年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

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

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

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

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

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

左傳所謂邑亦如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

段姓何必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

段干木邪正義曰之樹反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七

之妻猛其夫敬與執蓋之妻羞其夫為人御此第由婦儀妄行者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楊慎曰贊管仲晏子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
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基潤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感行于世者皆不論也
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
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

黜退而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

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靜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名周周嘗為

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

抵猶言大畧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

音遇率猶類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胠猶言開胠音祛亦有音去胠音去劫反也寓寄也

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即訛

孔子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虛

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墨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元音庚元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子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

北居畏累之山成璞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雖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

語無有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屬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足妙

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足妙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沈洋音汪洋二字又音

已音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

御實曰嬰言人有
君而人殺之吾安
得而死之吾安得
亡之雖然死與亡
義所不得也抑亦
不得而討之乎
舒雅曰執蓋之婦
羞其夫為晏子御
太史公乃願為執
鞭何哉蓋太史公
以李陵故被刑漢
法腐刑許贖而生
平交游故舊元能
如晏子解左驂贖
石父者自傷不遇
斯人而過激仰羨
之詞耳曾謂太史
公不若彼婦哉
黃震曰按夫子孔
子皆布衣也太史
公列孔子世家贊
其為至聖至老子
則傳之管晏之次
而究其弊子申韓
豈不以申韓之學
又在管晏功利之
下而老子則申韓
之發源歟班固謂
遠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或者
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合

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索隱曰狐小也特也
正義曰不羣也豚小豬臨宰子亟去索隱曰音林亟猶急也無污我索隱曰汚為小豚不可得也我寧游戲污瀆
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汚之小渠音鳥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
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
歲矣巾筍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故鄭之賤
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曰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
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韓子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

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
韓索隱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
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
子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
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正義曰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
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正義曰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
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
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
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

老莊申韓為一家而推老子為深遠大較得之

按老子清淨無為本無事迹可考太史公立傳只據其語孔子之言與孔子贊之語及令尹喜強之及事以概其平生而以莫知所終結之中間連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莫如其然否正應與和所終句後隱君子句與自隱無名子將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段則據其苗裔以竟其所終耳世之儒老子數句乃旨無為二句一篇之案却於末後鑽之萬鈞筆力也此傳始終變幻真猶龍哉

用文亂法而使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冑也今者索隱曰言

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也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

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奸邪詭諛之人也觀往者得

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

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

彼故曰外也儲當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索隱曰

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具終死於

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

亦中其意粗釋其微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

文幽旨故有對說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

之難知故言非吾知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

又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

橫說已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

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難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

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

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

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聞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

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

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

所說之主